



孫文簡公全集

卷二十九之三十
序



孫文簡公灤溪草堂稿卷之二十九

門人楊豫孫 董宜陽



朱大韶

編緝

門人張承憲 高士 校正

男克弘 從孫男友仁校刊

序

壽太宰甘翁湛先生序

吾師甘泉先生崛起南服以道學為學者師乃嘉靖丙申先生壽躋七十有一陽月十三日其初度也今海內學士多先生門人喜遇茲辰瞻履綦而祝純嘏

者孰不欲一致其區區宮家氏孫子承恩爲言曰大
賢之生不偶也道原于天而明晦係乎人其明也惟
賢是賴賢也者豈非天之所生以寄斯道哉夫道之
不明由學之不明也學之不明一偏之說害之也惟
先生之學合內外兼本末具體用徹上下該動靜一
天人是故有合一之說合一也者合其不一以歸於
一道固無二學亦無二也故合一之說君子謂於是
得道之大全焉至於踐履純熟充養完厚則光霽如
茂叔純粹如明道篤實如司馬子先生之於道也卓
矣而其爲德也成矣則先生一身非斯道之所寄耶

夫天旣爲道而生先生則必壽先生以厚此道乃今
年逾古稀而精明強實若少壯者非天之默相孰能
與於此而吾人僕僕於頌禱無已瀆乎雖然是固吾
人向往之私也承恩病臥東海無緣一稱觴堂下則
亦因先生之寓引領遙望即物爲祝曰請以鍾山之
雲爲先生壽是雲也出巖谷塞玄穹從飛龍而雨九
土氤氳蓬勃前無始後無終爲壽也莫加焉願吾師
之壽似之也請以大江之潮爲先生壽是潮也出溟
渤灌百川宣地澤以沃羣品瀰漫浩渺前無始後無
終爲壽也莫加焉願吾師之壽似之也請以石城之

月爲先生壽是月也離海嶠升層霄揭玄陰以照寰宇清輝皓魄前無始後無終爲壽也莫加焉願吾師之壽似之也是故三壽而斯道之寄未矣至矣

壽大司空石菴老先生序

大司空石菴先生蔣公今年壽屆七袞八月日降誕之日也先是公以引年上疏乞致其仕 皇上以公舊臣耆德倚任方切勉留弗聽於是南都諸縉紳士幸公之留而又喜遇茲辰皆奔走門下再拜祝公之壽而冬曹諸君子謀所以致其誠者則來謁予文予不得辭也乃言曰維人稟氣於天地以有生以其得

於天地者閱世酬務是故根本巨則發越盛精力強則經理密德性固則操履篤神明完則智慮精泰宇定則襟度夷是皆原於天而徵於人爲壽之本不可以強致竊取者也昔宋文潞公以高年居輔相予嘗觀蘇長公稱公之語而想見之天下異人至使夷使改容欽嘆石菴公自筮仕馭歷內外幾四十年以登茲八座勛業焯焯發越盛矣留都根本邦土重寄吾見其整齊紛錯巨細靡遺綜理密矣靜重簡實久暫如一踐履篤矣刻滌蠹弊建明理本智慮精矣循理樂善平易寬襟度夷矣此皆公之得於天者而見

於行事即是可徵其壽焉時雖無能言之士如蘇子
者而天下不以望潞公者望公乎夫公之生月爲酉
按酉義爲成就天地之氣晶而清肅萬物於是成就
王者以是月行養老之政享壽星於南郊重壽也公
之生月值焉是其所以爲貞固者德立業成迓天
之休福履駢集茂膺上壽又何疑乎吾又於易得觀
之九五夫觀八月之卦也九五之中正爲羣下所仰
故曰大觀在上而爻之辭曰觀吾生君子無咎公其
居中履正以率厥屬乎至於檢身飭行日若不及齒
與德並邁顛然可仰實無愧焉永示觀法是將爲履

之考祥大有之元亨其又何咎之有諸君子之所仰
瞻而效法之者不有在乎則今日頌禱之誠固有不
容已者矣請以是爲公贈

送雲南郡守周君之任序

予去歲之冬移官來留都踈慵寡與未能盡識諸大
夫士之賢者乃今年春民部正郎周君擢雲南守瀕
行其同寅茅君少塘江君 過予請贈言予曰周

公維何其賢何如也二君曰周名滿字謙之別號受
菴又號拘虛子是故其人恂恂爾冲冲爾予曰善哉
夫虛則能受知處已矣二君又曰君好賢慕義不啻

已出其有不合理道者即介介勿與是故其人侃侃
爾坦坦爾子曰善哉嚴於是非之辨知取人矣二君
又曰君篤問學往奉差江浦嘗一拜鄉賢莊定山之
社而表章其書故銓司稱君爲好學不倦予曰善哉
學以資仕是可語爲政矣乃告之曰雲南視京師爲
遠郡

聖朝覃恩海內恒恐遠地澤之弗暨也是故尤以爲
重日者命銓司考察天下守令而去其不稱者別選
補之周君乃膺茲任君亦知其重矣乎君固蜀人蜀
於雲南接壤地也其民風土俗有相近而素諳者乎

近而且諳則易於治將非銓司用人之微意歟夫雲
南古滇國也西南重鎮會要之地雖曰俗雜眇禮然
聖明涵濡百五十餘年來其聲名文物漸與中州齒
豈猶昔之滇乎爲治者必因其俗雲南之俗不又曰
勤耕務實乎勤耕務實則猶有敦本朴野之意焉故
與其得淫靡狡猾者之莫可整理豈若得敦本朴野
者之易治也治之道莫若以禮禮也者生於人心
本於天理而政事之紀也故曰爲國以禮又曰安上
治民莫善於禮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周君之治滇非
禮曷以哉是故立條格以約之正倫理以示之嚴等

威以齊之本躬行以先之謹好尚以率之禮之謂也
惟魯朴鄙之可以禮治猶礦石頑木可以就繩尺亦
惟加之意焉爾矣日濡月染器訟捷鬪之餘風庶其
盡革乎周君固好學者學之爲說長而要莫急於禮
荀子曰學至於禮止矣則所以謂學所以爲政寧有
二也周君行也請以禮爲贈勉之哉若曰予既知之
無庸贅則非周君虛受之雅志也

送刑部主政張君考滿北上序

武原知松張子官留都刑部主事三載將北上獻其
績於銓曹其同寅祖峰王子輩屬予言爲張子贈而

張子亦過予請曰願因有以教也夫予何以贈張子
哉初張子舉己丑進士需選且及旣而曰當宁者授
我以政矣予於所以爲政者懵然也吾且懼則請爲
學職於是得饒州教授以去張子益殫力於學於凡
聖賢所以修己治人者探其要領求其會歸體驗考
索久之學乃大裕聲聞偉然兩典文衡時議推重乃
四載銓司擢以今職孫子曰予嘗讀子夏仕優則學
學優則仕之言而竊疑之夫學然後入政其先後有
序而子夏言之如是其所謂仕雖或有所指然旣不
學矣則所以從政者亦苟而已而又何取於優也子

路欲使子羔爲政而夫子亟言其不可漆雕開自謂
未信而夫子深取之子夏之言終未免於窒礙也夫
張子者豈非漆雕開之志哉昔之疑今之信張子於
先後之序不倍矣吾聞張子之官刑曹也決獄明允
如古張釋之于定國者亟爲大司寇所與學古議事
張子饒州四載之所得也以是獻於銓曹書上上考
豈足爲張子多哉仕之有資於學者如此雖然學也
者學其大也無一偏也無終窮也無間息也大人之
學明德新民斯之謂全體之學也古之君子畢志盡
瘁俛焉日有孳孳夫仕必待於學學不可以待仕也

仕未優學可廢乎學必仕之暇道必有待而後明也
德必有待而後修也而可執即吾之所居隨事求理
而行之必至無疚於心不過乎物弗詭於聖何徃非
學斯則吾之所以相安而沒身焉者故曰學也者學
其大也無一偏無終窮無間息書曰念終始典于學
此之謂也吾觀張子質甚美冲約簡淡性醇而志確
其行已慎而敬茲雖從政必有所以用其心者豈區
區口耳之末聽鞫之細爾也庶幾如予之所謂學者
哉則異時之所建立又詎惟今之所書者而已斯予
之所以贈張子者

宣城伯衛公慶壽序

天之降福澤於人也每艱於付畀之全人之承福澤於天也恒歛於負荷之善今夫人之所謂福者富貴康寧多壽考多男子也然往往莫或兼之或得乎此而缺乎彼得其一而缺其二求其全備者甚靳靳也夫天曷不欲以其全備者畀人哉因材而篤者天之道天求夫人之可以當吾之全畀者弗多得則固不能於此不靳惜矣予嘗怪世之人處富貴者弗克承天之所以厚我之意類多縱恣以自貽伊感而况於世祿之裔不以艱辛勤苦而據顯秩享高爵則求其

負荷之有道豈不允尠哉若吾宣城伯衛公則可以當夫付畀之全矣公以敦厚朴實之資履謙和樂易之行愛賢下士動無過舉蓋公嘗以省齋自號省之爲義古昔聖賢所以教人檢身自治之功儒者之所世守而每病於不克盡者公乃獨有志焉曾謂世祿之裔而可以期望哉衛武公以禮自防既老而猶日求箴警於國子嘗讀淇澳之詩而竊嘆其賢公其聞衛武之風而興起者歟公今春秋甫五十有二方以才畧爲

聖天子簡用督閱禁旅振揚國威可謂富且貴生平

少疚病有丈夫子二人履榮名而躋上壽徵之衛武
有必然者則公於人之所謂福者其可謂全備矣天
豈獨厚於公負荷之有道天固不容於靳惜也七月
四日爲公懸弧之辰公之先松人也松之仕宦京師
者與公叙桑梓之好議所以爲公賀裝演巨軸繪圖
賦詩旣復畀予叙於上乃爲述其說如此

送蔣石厓致政歸序

吾松水部司務石厓蔣子頃以微疾

上疏乞休致鄉之縉紳士莫不惜之曰蔣子少遊庠
序有俊稱嘗受業於宗伯顧東江先生之門亟見許

重東江修松郡誌蔣子考索撰述居多然困場屋者
久之中歲僅獲舉於鄉俛志小就蔣子爲人敦實於
世務多練達其居官也勤而恪日者承部檄有事於
大梁之墟去踐冰雪歸觸炎暑乃席未暖而膺疾動
其歸思莫克留也各悵然於其別毅齋孫子曰夫惜
蔣子之去者厚蔣子也然蔣子則何憾哉吾方以爲
蔣子賀也古之君子寧實浮於名而無名浮於實寧
德侈於福而無福侈於德夫仕無崇卑盡其職焉爾
矣去無早暮潔其身焉爾矣濫榮溢寵敗官撓政折
鼎覆餗君子耻之若夫終罹斥逐冒受污讎內訟追

允腆顏跼蹙此其去何如也蔣子仕而克修厥務循
理道兢兢焉無大咎司官評者多與之積其年勞當
有美陟茲雖以微疴行致勿藥而蔣子浩然思歸若
不俟終日者其達於去就無所係累如此是其仕也
不爲曠鰥去也不以廢棄有遺榮脫垢之意耕田讀
書順真繕性俯仰林臯之下無悔於心無忤於色無
疚於志豈不陶然其樂哉夫出處進退者義也升沉
顯晦者命也消息盈虛者數也君子盡吾義安吾命
任吾數蔣子歸矣失乎此必得乎彼歟於身必豐其
後逍遙恬愉壽考之道遺厥未盡蔣子之後其必有

興者乎予是以方爲蔣子賀而又何悵悵於別也於
是僉欲得予一言以餞而楊生士暘朱生國脩皆於
蔣子爲姻好實踵予門求乃述所見畀以贈之

送大司寇東洲屠公赴任南都序

少司寇四明東洲屠公擢南京大司寇瀕行故事九
卿例有贈言大司寇四明石塘聞公以承恩爲東洲
公同年也授簡見委承恩爲之言曰維國家兩京並
建各設六曹雖於北獨重而留都之制體統並尊隱
然南北相望至於刑部者猶與他不類誠以地大則
民衆勢遠則禁踈而奸宄百出亂紀干正者莫爲處

也是以留都之百司或事事或無事或即事事而簡
號爲閑逸而惟刑部之任獨煩周官司寇掌邦禁詰
奸慝刑暴亂職猶此也故凡詞訟之事責成專委諸
司莫得而奸之厥任重矣東洲公以英毅嚴肅之資
通達明敏之識敷歷內外三十五年涉歷多而諳練
熟操持定而講究精茲行也公其稱哉明白奮揚操
三尺法以彈壓都會奸宄掃迹公何有於是也雖然
竊有告焉夫留都我國家首善之地也漸沐

聖澤久矣亂紀于正者雖不無而所以潛感默化者
不有道哉言者曰必厲而禁必峻而罰必致而察必
巧而術斯威行而民服嗚呼先王設刑以輔政而非
藉刑以爲政刑不可盡恃而又欲作之意以用刑失
之遠矣是故必明乎天地陰陽之故而後可以立法
必本乎聖王文武之用而後可以制刑刑以行法法
以爲政夫政也者正也下所取正也故刑不從天降
法不由地出反已自正爾矣已正而下化則刑也所
以措刑辟也所以止辟大司寇一身躬行不重哉端
軌範物統率度僚風示內外開之以義積之以誠行
之以禮守之以信本之以仁大司寇之職如是而後
爲稱也夫王者非徒法也非徒刑也人不得而與也

大司寇身履之而已矣斯惟公固有者公其益勉哉
夫爲治有體尊卑之謂建事有分大小之謂故曰位
尊者功不可以薄任大者治不可以小若夫鈞鉅摘
發橫之以將迎嚴之以訊鞠得一隱情斷一疑獄即
才且明亦度職治獄之事而已非大臣之務也非所
以望於公也

送大中丞克齋王公總漕赴淮序

毅齋孫子暇嘗閱輿圖披載籍澄然以居淵然以思
敷天下地理阨塞戶口息耗戎兵形隱究厥攸宜以
備顧問而補職救時將陳建萬世之長策以告于天

子維時大司徒蒲灣王公屬毅齋子曰淮爲東南財
賦從入之衝督漕爲劇司爲要鎮爲天子重臣維天
子慎厥使今少司徒克齋王公承命以行子其有以
告之乎毅齋子曰唯唯予也願先從公受教所以相
克齋者蒲灣曰平厥政俾無弗均施厥惠俾無弗遂
戢厥奸宄俾無弗迪茲惟克齋所以宅師也若厥采
俾和以會獎厥淑俾起以勸懲厥怠俾翼以嚴茲惟
克齋所以飭吏也乃若酌委積之儉盈時往來之止
宿民免橫需旅有過進以及于浚漕渠而使無阻計
漕役而使弗缺叙漕餉而使不紊連布絡繹輻輳京

師峙糧陳精儲積殷富茲惟克齋之敷理贊佐以承
簡命者也子無於是取乎毅齋子曰盡之矣予復何
說無已請擴焉天下以淮界南北其形勢宜相爲援
也以兵徒運漕舟其主客宜相爲用也夫漕之粟賦
于東南之民其輸于西北率二得一誠以半與民而
使之輸民未病也然國家規爲區畫必以後東南之
兵使肩摩踵接于西北夫豈獨以爲輸粟計也哉且
督運之職自都司及指揮以下率其僚屬勉從事每
歲受餉於有司入夏抵淮以聽教令及秋聚而致之
京師無敢後意其紀律之嚴明意氣之感召恩惠之

敷結靡不有夙夜匪懈奉公憂國之誠維時西北之
兵方効力邊事而東南之漕者適至止危艣大舸如
山如陵雄岌震蕩滄如雲霧動如風霆朝宗都會若
成周之防秋然祖宗置漕立官蓋寓此意乎壯國威
警人心其係重矣然則進其賢能獎其勤勵黜其廢
曠汰其老弱拔其技能繕其器物附之維仁植之維
義作勇敢信賞罰卑尊以屬翁闢以節如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以爲國家用而漕河將領孰非干城之寄
其卒士亦不自視爲舟子楫徒而咸知所奮矣詩曰
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

千戈戚揚此之謂也斯迂儒僻說併欲以告克齋者何如蒲灣曰可哉遂次以爲序

壽夏桂翁序

今天子執符御世二十年間禮樂脩明道化旁洽天人協應和氣融溢有生之類舉欣欣向榮乃六月廿有九日實我少師桂翁初度毅齋子承恩從諸大夫之末謹再拜爲一言頌公壽曰夫壽也者生生之道也生生之道原於天地天地以生生之道生萬物欲物之各遂夫生生然天地之心可以理推不可以事功見乃立天子付之以生生之權於是天子以其生

生之道生萬民然天子不能以獨理於是有宰相亦以生生之道贊佐天子以生天子之萬民是天地者生生之本也天子者生生之主也宰相者生生之佐也生生本於天地其道交運而不窮則壽故天地爲最壽生生寄於天子其道亦交運而不窮不窮則久久則壽故天子亦壽生生分委於宰相其道亦與天子相爲不窮故亦享有壽考保乂 王家馬古之聖帝明王賢碩輔率爲雍穆悠長之治大較以此也洪惟我

皇上躬上聖之德興道致治而桂洲公實柄機政經

綸密勿啓沃贊襄時雍之化萬物咸若厥有攸係生
生之道於是乎盛昔者魯頌之詩有曰壽胥與試釋
者謂壽考者相爲用也又曰三壽作朋釋者謂三公
壽考爲君用也夫祝壽自君祝君逮臣著生道焉於
魯國且爾况夫家天下相天下享帝命懷民心也歟
哉吾固知生生交運不窮之機

聖天子實握之彌億萬年祚丕基也亦惟桂洲公相
之眉壽多福胥試而朋也亶其然哉則公之爲壽不
其大且遠乎予不佞竊有感於生生之道而申其說
如此然非獨爲公壽也實上爲國家靈長之祚下爲

生民福壽之澤慶焉

送給諫石渠張子冊封慶藩序

國家並建宗藩以屏翰

王室歲一舉冊封之典嘉靖二十九年姑蘇給諫石
渠張子有慶府之命慶當陝西之西去京師幾七千
里宗藩遠莫是甚而又與胡夷錯居密邇張子之行
不旣重矣乎雖然張子固優爲之微張子則莫之稱
也使事職咨詢凡宣

上德達下情皆其當務之大故必善之以詞令將之
以文學經之以才識行之以勤恤出之以忠懇竦動

之以風節而後於使事為稱也而張子則皆有之張子曩讀書中秘勤敏敬慎刻意問學凌厲焯發制作彪炳人謂張子將以文學顯名既而拜吏科給事隨值虜倣侵軼郊甸

聖上憫邊邑之民之罹荼毒欲一綏懷之覈事變之實以程較將卒功罪與所以禦虜於後者張子實奉命往人謂張子恂恂然儒於邊境之務非所諳而張子獨殫心竭慮涉歷崎嶇相度險隘議所以為保障計召集父老慰撫諄切感動遠邇而風聲氣槩之所被凡夷酋衛卒少有傲桀者咸俯首聽命於是悉其

心目之所及疏八事聞於朝莫不經理周密犁然當乎人心確然可施之實用人始謂張子非特文學之優乃有經濟具矣嗟嗟張子之才見於前使事既如此則於茲慶藩之行也何有哉慶以

天潢屬派永奠西服所以篤懿親而謹藩職磐石之宗與

國同休固其所也又以善使事張子將

王命又何俟於言哉乃若胡夷之錯居密邇者風氣之異稟習好之異尚誠狡之異趨馴梗之異俗與土地之險夷豐嗇人情之睽合向背諮詢隱度之下豈

無有槩於衷者乎張子行矣式遄其歸
當宁者冀有聞也

送朱仁甫赴蠡城驛驛丞序

將有事於奔走迎送以爲職跪伏拜起伺察上官顏色唯諾捷給務順適其意以取悅必得志巧便佞頑鈍渎忍而後克堪之乃有出華胄習詩禮謹愿有耻而欲率前之爲嗚呼難哉内外之職衆矣而所謂趨走迎送跪伏拜起伺察取容者惟驛之丞爲甚吾鄉有朱氏子仁甫者故尚書旅溪公之姪少讀書弗成以納貲需選得蠡城驛驛丞仁甫固謹愿有耻而今

乃冒是於是日抱慚惕毅齋子謂之曰子無以慚惕爲也是故子分耳子亦觀諸優乎冠服儼若據案叱咤而復有匍匐頓顙於其下者處不同也猥獲跳躑於山林彼豈知有拜起跪伏之禮而秦養之執鞭於其側教以拜起跪伏而笞其弗率遂與人無異斯在子忍之耳雖然吾戲子耳驛之設以傳

朝廷命令王人賓旅遄往急召蹄交轂鞅戾止于斯周禮訝士遺人率以職此昔人視驛事廢舉而知其國之政是故垣墉潔修亭宇飭穆塗墍宣哲委積有常芻粟有豫廩牧無缺遽廬有甲乙帷幄有等差膳

羞有豐殺至者如歸行者無滯此則丞之職也嗚呼
吾子若於斯而盡心焉井井秩秩不爽其度是之謂
能雖無智巧便佞頑鈍渙忍亦不得而譴責子也於
斯而怠厥事泯泯焚焚頽廢不舉是之謂曠雖智巧
便佞頑鈍渙忍亦不得而庇覆子也乃若有不責子
所當盡而徒咎子承迎拜跪賢士君子處已有道吾
又惡敢厚誣其好惡之頗若是哉必不然也子行矣
於是仁甫乃一笑而別

頌孫母太夫人壽序

嘉靖辛亥六月廿二日爲孫母太夫人楊氏設帳之

辰于是太夫人壽躋九袞矣大宗伯少湖徐公洎少
宗伯松溪程公率厥司屬過予乞言頌太夫人壽予
謝曰壽不難頌而難於頌女誠以女德不外見無所
於述乃若太夫人令德懿範碩大休顯有足徵者而
又榮享耄壽頌將不勝惜予言不足以揄揚耳雖然
不可無以復也嘗讀易家人之卦曰利女貞作而嘆
曰女德之係於家也若是哉夫家人正家之卦正家
者男而曰利女貞重內治也陰德雖主柔而以貞爲
利貞者正而固爲嚴毅爲端恪爲慎重爲操執是故
必如是而後爲女德之全必如是而後可以主內治

也而一家之事係焉太夫人故忠烈公配也聞其昔
事忠烈居常迪道循軌不苟言笑及忠烈之在江右
遭禍變中作人心摧兀倉卒捨攘公當慷慨許國而
太夫人亦志意相感發公卒捐軀仗節立萬世綱常
雖公自得於天性習成於操履而太夫人輔翊有素
公無他念挽其中是以遂志果決太夫人不可謂無
助也至公成仁之後益以嚴自持篤訓三丈夫子器
業夙成伯氏以忠實爲

帝心膺仲氏以書翰入直制省季氏以高第官詞林
名德奧學佐典邦禮隱然公輔之望昔之內教嚴以
成其子者可屈指數三君子之賢太夫人成之也至
於檢束家衆謹飭禮法長幼內外莫敢踰肅肅如也
整整如也家人九四以剛德治家嗃嗃雖厲而吉嘻
嘻終吝太夫人兼男子齊家之任得九四之義矣猗
嗟太夫人亶其壽哉人孰無配而太夫人配則忠烈
人孰無子而太夫人子則三君子吾意天之所以佑
忠愍節式篤其後爲世道勸既萃諸福於太夫人太
夫人得身享其報永綏福履而又發於三君子太夫
人安享祿養然則太夫人榮膺壽考百順咸備豈偶
然哉天錫之也而微太夫人賢德則曷以致之詩云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夫人之謂歟祗今壽算益隆
聰明強健三君子日承懽膝下諸孫詵詵鸞停鶴峙
蘭茁玉秀光顯昌大家人六四以陰陽位正居尊表
儀閨壺母道之盛莫加焉太夫人實足當之胡福純
嘏考祥元吉由耄及期蓋不俟言越是而進所謂三
元無疆者又安能量之哉予不佞請以是頌太夫人
壽

送吳似齋赴吳興司訓序

予內弟似齋吳子以貢需選銓部久之得湖州府庠
司訓吳子且喜且愧湖去松僅二日地近則喜昔人

稱其山水清遠文風茂蔚而吳子得仕其地友其民
之俊秀者則喜而又愧曰予惟無似視先子發科取
第仕爲名大夫蓋終不能忘情焉耳矣予慰之曰子
亦奚若是子不憶乎吾昔記子似齋則旣已言之矣
子無求其不可必似而當務其所當似子之爲人也
行不越矩度學至於爲君子安貧履道推重於同輩
而獎識於上官雖不能發軔科第而里之後進執經
於之子門以成其業而取巍科名譽校者比比也則
子於子之先公誠無歎吾之所謂雖不登筭取仕如
先公不可謂不似者此也而又焉用介介爲乃若子

之所喜則吾有言焉湖與松壤接而地善固也至於
文風茂蔚子得訓迪其民之俊秀濟濟多士率於子
而考德觀法其亦思有以預待之乎吾茲將期子以
所當似者矣夫茲地固安定先生昔所過化也胡之
教當時名天下而稱後世其條約具在可據而施子
亦無於是而盡心求其似安定矣乎聖賢言治政與
教其理相爲用而皆儒者之事先公昔爲名大夫政
也子今日所事者教也子爲教能似安定則於先公
爲益似而且匹休矣是在子加之意耳於是吳子豁
然以悟惕然若警屬予書以爲序

送楊伯獻赴星子邑丞序

鄉友楊子伯獻需選得星子邑丞或曰善哉楊子茲
行也江右天下名藩星子南康首邑誌稱俗朴訟稀
易治也而丞又無事可以自適昔崔斯立丞藍田曰
以哦詩二松間爲事南康山水負匡廬面彭蠡日覽
竒勝其爲適豈比二松間也予曰國家設官以爲民
丞之爲丞詎無事若是哉夫丞令之貳固將總六職
以輔乎令凡令之事孰非丞事非簿尉者論也而謂
丞可暇逸耶昌黎之記藍田或曰有激或曰以誚崔
也而可因韓言謂丞當爾乎星之爲邑雖儉不百里

而名宦多有之境之賢者亦徃徃不乏遠不暇舉唐
冕楊鐸者非 國朝星子賢令乎若宋之陳吳劉恕
國朝之余鼎皆星子產也而又烏知今則無耶楊子
茲行得如長官若人者以觀法勤六職以左右之又
博求賢哲咨詢善道裨益所不能同寅協恭星子治
矣楊子質愿而行恭其於是俱無難焉楊子勉乎哉
異時刻石名宦與前人並休焉知不在楊子

送茶陵州判楊君之任序

余童子時隨先君宦遊留都與豐城楊文恪公實相
比隣文恪公醇德奧學名重一時與先君交誼甚厚
予不肖以先君之故獲執經門下公不以童子鄙夷
亟有稱許予每嘆大賢君子惓惓汲引後進之盛心
而未知所以報稱也公旣沒公之第某自縣令入爲
郎官予雖未及識而幸竊聞之厥後出處不齊久不
通問每憶公之後恨相晤之難欲得人一叙公平生
而未能也今年春郎官之子名牧者以胄監需選至
京間來謁予恂然爾雅與之言意趣雋永似有養者
予因知其不愧文恪公之後而嘉歎焉未幾得茶陵
判以行索予文爲贈予告曰子今筮仕而爲政矣其
亦知乎夫民情無大相遠事理無大相悖也文恪公

以明體適用之學著休光於當時子之嚴君嘗率其
教以作縣亦既善其職矣子亦何俟他求哉以子之
嚴君所以治縣者治若州可也夫茶陵古吳楚瀟湘
之勝忠信才德之鄉號稱易治吾安敢謂今不同於
古而行政之端治理之則當有不易者彼簿書期會
之間舉措禁令之末夫人能之而文恪公之所以垂
訓子之嚴君所以從事者要不止是也楊子行且勉
哉抑予嘗侍教文恪公而見其論學要主於靜嗚呼
公之所以致力於希聖希賢之功而可以通於爲政
者不在茲乎夫靜則志不分而學有以足乎已學則
術不踈而才有以適於用循是而之殆無往而不宜
矣而何有於州之判楊子勉哉予以踈懶多病行業
無成今且老矣於所以副公之教者無乎爾也觀楊
子之才質可進於是故因以勗之

贈莆田鄭都諫擢南京通政序

自予寓居長安里第與都諫莆陽鄭君相比鄰鄭君
以純正之質久在諫垣諳練精明風裁整肅凡所建
白多係國家大體名聲隱然重朝著比予主會試君
以壁經佐予校閱詳審予甚樂其助未幾君擢南京
通政於是論者謂以君才識器業當留議大政當劇

衡通政望尊而事約矧南京又多暇也於君弗稱予
謂虞廷九官納言居一 明興設九棘之位而通政
與六卿等何謂輕也是故出納王言踈達民隱凡閭
閻之疾苦園扉之枉抑與夫軍旅之急機密之務下
有言於上則通政以聞上得而可否之使君門九重
近於咫尺四海萬姓通於一身王者所以親四方而
廣其聰明之德於天下者通政責也通政缺徃徃補
以給諫誠以給諫居中通政在外體相維也職相成
也是故命令政教議當乃行斯封駁之體也敷奏復
逆驗當乃行斯糾叅之意也明乎給諫之職者斯達

於通政之義 祖宗立法之意淵乎深矣夫以鄭君
之才識器業於通政何有哉若乃以南都爲君少南
都王業之本 皇祖經綸之迹在焉鄭君茲行也固
將循行周南顧瞻周道謁 鍾山之陵朝宮寢之下
愾然若有接乎 皇祖之威靈悚然若有聞乎命官
之意退而立乎其位也鄭君雖才猶且難之矣而可
以易視耶夫通政者通國家之政者也通政之職舉
則六卿之職舉矣鄭君念之哉昔在魏相給事中去
副封絕壘蔽散陰謀蓋明乎通政者也及爲相好觀
故事及前人便宜章奏坐相府輒白四方異聞寇盜

風雨災變郡國所上者悉奏言之輔成中興之業寔
賴是今四方異聞莫備於是司國家典章前人成議
莫詳於留都鄭君其有意於魏相之事乎則茲行也
厥係重我於是鄭君行其所取士陳子言輩重違其
師乞予文爲贈予雅辱君厚又以隣比之雅共事之
義知君特詳而樂道之也故書以爲鄭君贈

龔母蔣孺人壽文

今年春予承乏主會試得吾松士七人龔子次元試
政秋曹將服有官政一日過予告曰憶昔早喪我先
君子賴母鞠教以成母之苦心至矣愷不敢忘念無

以報母母茲年七十有八仲秋日爲其始生之辰惟
夫子惠一言以爲母壽且以爲母之榮予諾而未果
未幾龔子得選浙之慈谿尹亟見予以請噫嘻龔子
予將何言以壽壽母與爲母榮者不在於子耶而又
何藉於予言也人之事親幸喜其強健之日而欲祝
其難老豈非真切至情哉情出於真切亦惟求所以
自盡耳而人又烏能爲之助也然予謂子之壽親者
必有以悅其心悅其心必有以順其志順其志斯有
以榮其名夫悅親有道無貽親之憂爾矣順親有道
無違親之教爾矣榮親有道無致親之辱爾矣誠使

悅而無憂順而無違祭而無辱所以致親之壽又烏
有他道也而非人子之自盡則何以哉嗟嗟龔子吾
聞子之先君積學植行率弗克彰顯以沒而令母握
勤抱辛教子以成業豈非賢母哉夫人固有服勞田
畝與力商賈菽水承歡求爲鄉閭善人亦足以自盡
而况於子致身於科第膺百里之命母當享有祿養
異時

馳封之及行且得之則所以悅親順親榮親以爲親
壽者不有餘地哉誠由是而益勉進焉崇志勵行遠
大自期卓立於天地間益致厚母之壽非子事耶夫
榮辱得失之分相去甚邈而幾則微矣而要在乎發
軔之始慈谿之行子之發軔也子之爲人英敏而潔
修吾於子愛莫之助辱子意之勤聊以斯言復吾子
其勉諸

賀大鴻臚鄉強齋吳君受 恩廕序

今制京官三載考績得給

誥封三品者上及其祖下廕一子奉常強齋吳君茲
當考績之期得

封廕如例其屬吾雲間李子子誠者江陰徐子洽者
過予請言贈君予謂

國家之待臣下推人子顯揚垂裕之志

息及其前後勸忠之典至矣渥矣鞠躬盡瘁夙夜匪懈以仰答

眷恩固臣子之分不俟言乃若所以自致之者豈偶然而得哉夫所謂世胄者固貴乎植本之固而猶貴乎培之之勤譬之樹藝榘楠杞梓高原沃壤根本盛大雨露之所沾濡日月之所照臨雲霞之所輝映參天蔽日固其理也而又謹於守視愛惜而壅漑之則生意油然而自蕃蕾而枝柯而拱把而合抱愈久愈茂上干雲霄下蔭丘原閱歷冰霜孰能禦之若夫植本

不固而所以守視愛護者復不加甚則且戕傷而闕抑之則亦至於摧敗零落卒爲枯株廢梗而已而又何有於盛也樹藝且然則人之有家與大而有國其不可推哉予少則聞都下吳京兆拙菴者諱雄由成化戊戌進士累官至應天府尹其間敷歷內外善政偉績不一而足當弘治正德間吳京兆之名籍甚隱然公輔之望可矯足待而公遽疾卒識者猶以位未滿德爲公憾焉然即公之所樹立則亦卓絕炳朗福澤加於上下所以施於後人者多矣公子大經號繼拙以蔭入監未仕卒於是今奉常強齋君承之強齋

名祖乾京兆公之冢孫繼拙長子也補廕授鴻臚寺序班鳴贊左右寺丞右左少卿擢大鴻臚再擢奉常強齋讀書積學審志向端慎謙恭歷官履正不踰矩度鴻臚掌百官復逆與四方章奏勞勩獨多日承朝廷寵遇及茲被

恩典子繼志年甫十三岐嶷穎秀稱其佳兒復准入監是雖強齋之廕而實京兆公之餘休京兆餘休而強齋培溉之力烏可誣哉昔予先君子雪岑大夫亦舉戊戌進士予與強齋實有世講誼予性踈懶於強齋多簡畧而強齋顧我獨厚則今日於強齋之際遇在他人而猶歆慕侈頌之予顧可以終默哉於是因二子之請而樂爲之言

贈徐存翁壽序

柱國存翁老先生以德學詎望受知

聖明道行於廊廟功加于海宇而榮暨於鄉邦有年矣乃今九月某日言屆初度之期而公壽則方五十有五其所以調燮經綸以壽吾君壽宗社壽天下者正未涯也予不佞雅辱公愛荷公得遂歸田倏忽五閱歲矣然所望於公者亦惟藉以大行以永觀厥成而林泉樗散加以踈慵久未有以壽公也茲

庠彥郁子直卿者公震噐之新姪而亦與予有葭莩之契乃特謁文欲遠致京師以祝公壽而予之於公固自有所樂頌者因語之曰子今壽公子之愛公也子之誠也而吾人之愛公子知之乎吾人之胥壽公吾人之誠也而天下人之胥有是愛者子知之乎夫壽之也者愛之也愛之而匪爲容悅則此心之誠爲之矣然則推子之所以壽公而公之所得乎壽者不既多哉予曩與公同侍朝端日邇德輝公之德量功業予雅知之此心之愛慕乎公者亦自謂真切而無所欺飾也故緣是而知天下祝公之同情而予之所

望則亦謂有所憑藉焉耳夫公以貞靜之量明達之才經濟之學自筮仕至宅端揆而終始如一公之所養可知矣是故吾見其恂恂者焉其容溫雅其度舒徐其喜怒不見於色蓋和以暢矣是故吾見其閭閻者焉其言論不鑿其謀猷不詭以隨其旨趣深遠而曲盡體要蓋辨而理矣是故吾見其秩秩者焉其揆事必恪其宰物必信其執守堅定而不惑於人言其應變從容而即可爲經久之利蓋正而確矣夫和而暢者養之純矣辨而理者養之粹也正而確者養之精也純粹以精三者備而壽之道全矣矧惟公今居

宰輔之地茂膺台壽 天子寵綏之薦紳儀刑之士
民欽頌之近而姻戚鄉里愛戴之遠而天下傾慕之
此非有所強假于其間乃公之所自致者也一誠之
相爲感也詩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美壽之在久也
又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言致壽之在誠也公之德
誠矣此雖爲自貽哲命之道而天壽平格又有以見
天心之純佑則社稷靈長之慶終將賴之然則公之
一身上以壽 天子壽 宗社下以壽天下之民皆
本於今日之壽是豈非公之固有而爲吾人所憑藉
者乎予叨辱 庇庶優游田畝得長爲太平遺老其
慶幸尤切而郁子之欽承德範於有永又當何如其
爲慶也哉此其所以爲情獨至而爲祝必先者也予
因得以序而附其私

賀郡博許北門膺嘉獎序

臨安許君北門以辛丑進士來爲吾松教授未幾文
化大行當道者賢之侍御董君某吉君某移檄獎勵
於是郡弟子負某某等相率請言於予爲賀辛丑之
歲予佐禮部承乏知貢舉則於許君有場屋一日之
雅頃予謝政歸方喜諸士子得賢師而又重以贈言
之請不可無以復也昔晦菴朱子嘗爲教授廳記稱

教授之職之重誠以教授承 天子命淑一方人才
教授而能躬行德義以端儀矩又振作倡率約束諸
士子於道儲材待用斯則能盡教授之職而 天子
所以畀一方之教之意也然職是者多苟焉以從事
而其盡心者則亦不過勤勤於課業升散較計於拜
起揖跪之間曰教在是而於其大者則忽焉不知務
求稱厥職豈哉此固朱子所謂苟道也許君以清雅
廉靖之資檢飭修治動無過舉所以端儀矩者既有
本至振作興起以切劘多士者子雖未得其條教之
詳然觀多士之間閤于于出入罔倍於道爭自磨碎

懋勉學業則許君之所以爲教者不可知哉夫驗郡
邑之治視生民休戚稽學職之舉視人才盛衰銓司
以士之登名鄉書有無多寡爲殿最許君視篆之秋
適當賓興士之獲雋者八人可以言績矣二侍御之
崇獎也固宜予聞之古者今之鑒也前者後之師也
昔之職教吾松者有豫章之胡蕭山之魏廬陵之孫
皆以善教者聞流風遺澤迄今人仰之不忘許君其
聞三公而興起者乎三公後皆祿位顯大樹立焯焯
爲一代名卿許君將來所就其可量也二侍御今日
之旌獎其殆權輿矣乎

張母太夫人李氏壽序

予自往歲得告歸四年老病日甚不復親文事朋舊亦莫復以文事相委即委亦力辭非故爾也老病怯心思思則頭涔涔眩縱強執筆亦荒繆衰颯不成語故謂不若盡謝絕始靜養耳爾乃西蜀大中丞明厓張公奉命來巡撫江南吾松適有倭寇之驚始自予歸之年即充斥中更三四撫臣開秉節鉞徵調兵餉未能掃蕩民罹荼毒不可勝紀明厓公自筮仕負才畧昔參淮陽平寇有功爰以上下推擇鎮撫江南專討寇之任公來祈祈不亟不徐鎮定整預經畧所至

改觀易聽人心竦動山川變色公有母太夫人李氏隨養官所公孝心切至自姑蘇迎來雲間九月廿三日夫人誕辰於是壽六十八矣明厓即官署稱觴爲壽而吾郡守郢城黎侯來乞予言爲公祝壽之助予言是非予所堪而茲則有不容已者昔公大父毅齋先生實與予同舉進士予於明厓有世講誼則於夫人之壽固當有以相之而可以例却耶猗嗟夫人之壽不有固然者哉壽本於天爲言猶受若爲天之所授夫人之受於天者寧可一二數也辛未詎今四十餘年矣我思毅齋宛然在目恂恂誠悃君子長者有

德人也而仕止南康郡守年僅六十有一位不稱才
壽不滿德明厓父石溪積學謹行僅一舉於鄉不及
仕而卒則張氏父子之食報未盡者不并萃於太夫
人哉予聞德莫厚於活人功莫大於弭亂今寇暴甚
矣師久不競上下警警如在膏火明厓公從容展布
綏懷捍禦德惠旣敷武事丕振內寧外弭未及一歲
羣凶消伏元惡授首黨與肅清人樂更生此功此德
不本於太夫人而誰不有太夫人寧有明厓吾人之
祝頌何啻萬口一辭也吾又聞夫人秉性貞淑弱齡
守志安貧苦節訓課明厓拳拳詩禮忠義之教規範

嚴肅婦道母儀徵古淑媛與孟陶之母無愧焉懿行
若此即非先世遺休與明厓之功德壽豈爲夫人靳
哉然即明厓今日之事而夫人之壽固可豫必明厓
受命專征文武之才唯談笑間耳而慮恐不堪實兢
兢焉情愛莫切母子夫人見子朝夕憂勤中心寧能
釋然也哉今寇平矣上下安恬千鈞之負一旦而釋
大慰上下之望勛名旣崇位望益重去憂爲喜脫險
就夷可以承懽夫人之側于于衍衍而夫人之情不
有大樂者乎樂則康康斯壽矣是則寇之平非天之
所以與夫人之壽而成就明厓公之孝哉昔詩頌淮

夷之功而本於天錫歸諸壽母公以平寇功成適當
夫人降誕豈偶然也豈偶然也予方俛仰今昔有感
于公之世德發自悠遠而黎侯為公乞言意甚懇侯
又為予丁未所舉士不得辭故為此說以授侯曰是
可以為夫人壽筵獻矣

孫文簡公灤溪草堂稿卷之二十九

終

孫文簡公灤溪草堂稿卷之三十

序

會試錄序

嘉靖二十有六載是為丁未

天子朝羣后來萬邦萬邦之士與計偕者四千三百
人有奇景附

闕下願為

帝臣求試於有司春二月禮部尚書臣費某侍郎臣

許某臣崔某以聞

上命學士

臣某臣某

往主試事同考則侍讀

臣某編

修

臣某臣某臣某臣某

檢討

臣某臣某臣某

都給事

中

臣某臣某

右給事中

臣某

署郎中

臣某

主事

臣某

監試則御史

臣某臣某

暨諸執事咸慎簡以充

臣等

肅將

明命矢心勤事三試之仰遵

宸斷取中式者三百人故事有錄錄其氏名及其文

之可傳者以獻

臣某

謹序其端

臣

海隅側陋遭逢

聖明備位官長不能竭忠殫力報塞萬分之一夙夜

兢惕私心惓惓圖惟薦賢舉能倣古上臣事君以人

之義乃今躬親其任

臣

幸甚幸甚先是

嘉靖辛卯

臣

嘗典試南畿後六年典試

京畿獲覩文於兩都人士及茲大合天下士試之獲

盡觀四方之文殊狀異態隋珠和璧競爽並耀讜論

嘉猷層見疊出究天人之原恢皇王之緒明道德之

歸探性情之秘文有經緯之方武有戡定之畧錯綜

六藝揮霍百家若覽職貢方物畢陳筐篚稠疊玉帛

紛錯若闕輿圖都邑具列名山大川棊布星羅昭然

指掌也天下之大觀備矣

臣

觀萬國之朝會也分封

而別壤殊途而異轍及其戾止不敢後先者大一統

也羣士之敷言也人殊其才性異其尚及其合併莫

敢異致者會

皇極也同文同軌之治猗歟盛哉臣惟天下之生久矣宇宙貞元之會唐虞三代以來僅僅可數也是故至治之世不可屢值

明聖之主能幾遇哉我

太祖高皇帝應

天受命驅逐胡虜而有天下正乾坤之大統昭日月之重明豐功偉烈超出千古

聖子神孫繩繩繼繼百八十年于茲矣我

皇上天縱

聖神誕膺

寶曆深仁厚澤丕冒遐邇際天所覆極地所載莫不顚顚然向風承德一統之治

皇極之行愈隆愈盛固其所哉然則士生

今日豈非千載而一時也夫太平之業以人而致亦以人而守

國家求賢是急登進諸士將何爲也臣用敢告曰

祖宗豐芑作養之仁

皇上禮樂陶鎔之化諸士漸被久矣茲當脫迹巖穴感奮風雲致身之始其將何居夫士莫先尚志而審

所効法臣聞虞有九官周有十人皆聖賢之選也諸士能紹其芳躅矣乎諸士實生虞周之時非是則何式主司非是亦莫敢以告先資自獻諸士則既已自許矣許而弗克終主司者之所懼也諸士念我爲人臣而享有祿位邦家之基生民之命

社稷之寄諸士與有關矣無負爾所學無忝爾所舉無棄爾今日之言慎乃恒德敬爾官守陳力宣猷以弼

至治衍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主司有厚望焉諸生尚其懋

哉臣不佞頃奉

明詔仰見

皇上慎重賢科務期得人至意惕然恐不勝任諸士式克念爾主司告誡則臣等奉法承令之責庶幾少追矣乎

應天府鄉試錄後序

嘉靖辛卯歲當大比侍講學士臣某中允臣某奉

命主南畿試既竣事故事有錄臣某謹叙諸末簡曰

臣惟人才之生一也而世之論才者往往有南北之異斯言也臣惑焉夫天地之化流行無間其瀰漫磅

礪以賦與萬物者窮天壤亘古今曷有異也而人之
爲人其稟受於天地者豈不各渾然全具哉而又何
有於弗同也是故本之於性命而所以爲道德仁義
者同發之於事業而所以爲忠孝廉節者同見之於
文章而所以爲學識論議者同而謂才有南北之異
者豈非誣哉彼其曰異者文質偏勝之謂允若是則
無全才矣而全才者固未嘗乏也諸士南產姑以南
言之其見於前代垂休光名後世者不勝論也我
國家昔當 龍興一時佐命之臣多起南服百七十
餘年來其魁梧博大雄俊卓絕敷國華而熙 帝載

者後先相望何其盛哉而曷見其有南北之限也方
今 皇上懋昭文德禮樂教化風行海流鼓舞造就
之下其爭自濯磨者孰非彬彬之士而尚可拘拘以
地言耶臣觀諸士子之文而得之矣其涵養之厚志
向之正造詣之深器識之偉所謂魁梧博大雄俊卓
絕者莫不具見焉則所以匹休前哲爲天下之才者
不在諸士子耶而又曷敢以一偏者誣之也雖然才
之在南北固無弗同也而有弗同者係乎人全弗全
耳才之在南北固無弗全也而有弗全者係乎人盡
弗盡耳知其在我者之本全也擴而盡之則南北之

才可以大同否則自限於一偏斯其不免於異矣然則君子之於才也其亦無弗盡而自限也哉仰惟國家設科臣等濫承任使斯得全才以爲上用也故論南北之才而因以勗諸士焉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皇上御極之十六年是爲嘉靖丁酉秋八月順天府

舉鄉試之典

上命侍講學士

臣某

往主文柄既取

士如式刻其文以

獻

臣某

當叙於末簡則申一言

以告多士曰國家建立庠序羣俊髦之士於其內而俾之學夫學何學也君子大人之學明德新民之

事也斯學也唐虞三代君臣之所以致治孔子孟子之所以垂訓國家之所以俾吾肄焉以致用於天下而我之所以將爲天下用也諸士子平時之所從事者非是乎臣聞之記有曰君子有三患有五耻三患云者未聞也患弗聞聞矣患弗學學矣患弗行夫道以聞而知弗聞胡知以學而能弗學胡能以行而至弗行胡至是故君子以爲患也然臣於諸士則固知其免三患矣觀於其文莫不深造極詣於所以修已治人者言之切焉說之詳焉見之的焉弗聞弗學而有是乎臣所未知者行弗行耳夫所謂行者固非

俟達而後行也然窮養所以爲達施獨善弗若兼善
爲大而况 國家之所以望士也諸士子其能行乎
古之人道成而弗獲用者豈勝數也今諸士幸際
昌辰錄於有司將見用於 上人益將責汝以行矣
則於斯患也患方甚焉諸士子其能知以爲患乎乃
若所謂五耻者耻生於患患而能無患斯可以免耻
矣是故聞矣學矣行而至矣夫旣行矣則居厥位必
能建厥議必能舉厥事必能稱厥職必能綏厥民必
能懋厥績是皆以今日能行與否占之故曰患而能
無患斯可以免耻矣患弗免於今耻曷免於後耶夫

患而求無患其患也豈徒言說爾矣蓋必有脩爲踐
履之實諸士子允若是乎異時有官守言責之寄將
遂能免厥耻乎臣不佞實有望焉乃若弗患斯患弗
耻則耻豈惟則然汝弗患人將汝患汝弗耻人將汝
耻而况臣實有以人事 君之責則於諸士不尤有
所係乎是故不能不爲諄諄告也

使交紀行稿序

嘉靖改元壬午 今天子即位當 詔諭裔夷承恩
承乏詞林與給事俞君宗禮實奉 命使交南先是
傳聞其國多事道梗比至近境則聞搆兵方殷其王

已沒其世子亦播越海上不果入未幾崇禮且物故
其疏得 請暫輟復便道過家先以是歲秋八月行
比歸往返凡八閱月途中履歷隨意以小詩紀之與
凡感懷酬贈之作共得古近體若干首故文敗楮猥
雜細書紛積篋笥中家居無事復爲檢出不忍遽毀
棄擇稍可誦者共百五十章命兒輩錄而爲帙時一
展覽以無忘茲役嗟夫昔人以銜 天子命使絕域
爲榮予惟淺薄莫克勝任又適值交中之變恐弗善
厥事以辱我 天子寵命故辭多懼又孱軀遠去親
側岷岵之悲人情所不能免者故辭多憂思與夫履
險阻覽風俗觸事感心故多哀傷慨嘆而凡登眺遊
觀之適十無二三焉此予詩之大畧也覽者弗是之
諒或咎予不能彰顯 光寵顧咨嗟愁苦如畸窮旅
人之爲者爲弗宜則亦過矣

韓文考異敘

斯文自六經以後莫古於秦漢至晉宋至六朝則靡
矣昌黎氏獨起而振之雅健閎深凜然足以鎮浮薄
而矯侈靡而於此道之大本大原固亦嘗涉其涯涘
而得其梗槩蓋徵諸六經無甚背焉者論者以之配
孟軻氏固爲少褒然其振衰起廢之功蓋亦偉矣夫

好古之士多尊崇而篤信之者豈獨以其文辭之妙而已哉但傳世既遠中間奧文奇字每爲註什者之所妄易爲學者誤多矣紫陽夫子以豪傑之才卓出千古之見於羣聖人之經既已殫厥心思而盡發其奧義而謂六經以下莫善於韓氏之作病夫妄易者之誤後學也乃悉取杭蜀閩二本較其異同而多所更定其於方氏之說辨正尤多蓋方氏習尚奇僻彼徒以文莫奇於韓故常以己意逆之移易其偏旁支離其句讀甚至倍理者亦不之顧不知韓文之所爲不可及者固不專在於奇而彼顛倒其言辭崛強其

文勢又不足以謂之奇乎此固紫陽夫子之所病也而考異之作其有功於韓也大矣今韓集人誦家傳纂組之士肆口而談涉筆而書者不知其幾也而能闡其堂室者有其人乎嗚呼文從字順各職其職作文之大旨昌黎固已言之詳矣而曷嘗秘於人耶固弗察焉耳矣因序重刻而併以是告吾黨之學韓者

重刊文公鄉約序

郡伯內江喻先生之治松也日求所以裕民者勞心焦思勉焉若弗及也歔然其未足也軒然如有傷也嗚呼其拳拳爲民之念天實臨之間示走以文公鄉

約一帙曰此先生所以導民俗以歸於厚者予不佞
無以稱師帥之職茲欲刻是書以教吾民也信能行
之澆漓之俗一變而之厚吾之心其少慰矣乎子以
爲何如走也竊聞之禁民爲不善善也非善之善也
化不善使爲善善也善之善也吏習盛而儒者之効
不白於世先王之法意泯滅殆盡是故耽冥沉酣睢
盱恣肆付民事于罔知者固不暇論而其能盡心者
則又不過汲汲於簿書期會之間讞鞫訊斷之際惟
禁戒是嚴惟刑罰是峻強察自用以邀譽於上下則
已爲良有司矣而何以教爲居今之世而有事于教

者孰不笑其迂且無用耶夫其所以笑其迂且無用
者以民不易教也嗚呼天下豈有終不可教之民哉
未嘗教之而即謂民弗率教此則厚誣吾民之甚而
先生之所弗取也走昔嘗侍先生議論之末而因以
求其政未嘗不嚴且明也而一以寬厚愛人爲本所
謂慘刻峻厲者咸無取焉蓋儒者之政也是書旣行
誠使如先生所言風移俗易庶幾復見先王治化之
盛而彼咕咕然笑以爲迂者無所容其喙則豈惟一
卽是賴將於我 國家實有助焉雖然昔子朱子之
修是編也亦嘗慮其難行矣蓋常情可與樂成而不

可與圖始嗚呼此則在我二三父老相與倡率之而走也及今病廢家居亦敢不諧我同志敬勸相之以副先生盛意哉

華亭縣志序

華亭志誌邑事也華亭爲松附郭邑志所誌者郡志盡矣而復志此者遵制也正德庚辰冬十月有命徵天下郡志邑爲制無得相附籍而華亭故以附郡無志江右聶君豹以名進士來宰茲邑視篆甫二月間命祇懼則首以今郡守汝南孔侯輔命來詢予予適治任北上無以副也乃屬邑庠弟子負金

于廷桂沈子東洎儒士顧子曦三閱月告成凡若干卷予得而讀之大率即郡志錄其事之係邑者而近事則頗續入耳然倫從類合甚便檢閱亦無害其獨爲華亭志也君於是欲得予叙其首不可復辭則告於君曰志之爲體重矣昔者成周之制職方所司外史所掌詳且備矣兩漢亦有可稽焉唐宋輿地圖經三年或閏年一修上之輿地圖經固亦志也夫其屢修屢上者豈特爲具文哉郡志修且八年矣茲非其時歟夫華亭固天下壯邑也而瀕歲荐饑民困滋甚嗚呼前之郡志秉筆君子固已隱憂而是嘆矣而况

今日哉以一邑繫天下可悉也 聖朝欲知生民休戚則志之徵也而豈徒歟休養煦澤以施因時之政將必於是賴而且有所責成矣且邑附郡則在郡猶在邑也然爲志且不得相附藉而况於治謂容有可諉耶承 上德意以施因時之政非聶君之責而誰責君其勉矣 聖朝且將據是以驗君他日之治勤也已君以予言爲然俾遂錄以爲序

菊譜序

范石湖譜其所植菊三十六種謂東陽好事者家多至七十餘惜未盡得劉家譜三十五史正志二十七

三家者何多寡不類也今三家之譜斑斑具在考其名多同要其異者止七十餘種豈二家所具即石湖所未得者耶抑就其異者尚多名其實同而石湖所未得者仍不在茲耶去年秋朋輩多以菊見惠得二十餘種春來益墾治小圃就好事者丐菊苗五十餘通前共七十五種石湖未盡得其數則備矣然不知於三家之譜同歟否歟考其名同者十無四五豈實固同而特古今異其稱歟然可懸斷其不同者亦不可誣又聞今之多植者乃至三百種則菊之品尤不止石湖所言之數歟意造化生物之妙日新無窮故

古今所見乃自不同歟抑此花務出新巧以悅人故
屢變其色歟不然則古之制名也簡非大異者不別
名今之制名也煩即其小異者創立名號而其所謂
不同者終無幾歟信爾則石湖所未得彼多至二百
者真否尚未可知而予所得固已尠矣雖然菊之所
不同者色也古今愛菊與知菊者踵淵明彼其東籬
採掇悠然見山谷馬似忘其形而何有於色態之區
別也誠以菊之所以比君子以節不以色是故幽人
貞士玩其節兒童婦女悅其色惟以節則一二榦而
已餘仗以色則數百本而不足則吾人亦何以求多

爲哉但業已有者不可廢故具列之以貽老圃俾謹
守焉而復書此庶見者知予非溺意於物如蘇長公
所病也

張東海先生詩集序

詩不可徒作也昔者聖人之叙詩也自非厚人倫裨
風教存勸戒示得失者輒斥弗錄蓋氓馬無聞者不
知幾倍所存矣後之作者又何浩瀚不可殫紀哉夫
三百篇遠矣不可幾矣然必不肯孔氏之意而後可
自附於詩騷人墨客所以流連自放於禽魚花竹之
間以寓其歡欣悲戚之意非不工且麗也而三百篇

之旨希矣甚則又有爲淫褻燕昵之語則凡端人正
士諱且羞之而謂不見斥於孔氏之門無有也東海
先生詩名滿天下興之所到不假雕琢而氣昌辭偉
寓意正大所謂厚人倫裨風教存勸戒示得失往往
具見其於淫昵之辭無及焉庶幾所謂不背孔子之
意者乎至其所以自信不愧不怍者則十每四五嗚
呼先生之於詩信非徒作者也夫作詩本無法有之
自後世始專門之論曰興欲其遠故爲渺漠汗漫如
醉夢人語曰意欲其深故詭匿如商度隱語使人讀
之卒不可曉二者爲詩家要旨流連自放而於其大

有則忽焉竭精弊神卒背孔氏之教先生之詩何嘗
不深且遠也而其所自得者豈徒拘拘惟是哉先生
平生作甚富而不甚靳惜故多散逸其仲子都諫君
緝錄僅是然諸體班班具矣都諫恐久亦併亡也欲
梓刻之屬予引一言於首輒敢僭論如此或曰詩本
人情性大率與其人類考之諸名家之詩可見先生
爲人高邁曠達故其詩多超逸明爽雅負志操故其
詩多慷慨自許或曰昔蘇長公讀涪翁詩謂如見魯
仲連李太白令人不敢復論鄙事先生之詩脫出塵
囂此語若爲先生發是三家者之言雖不足盡先生

之詩之大而要非無所見者併附於後

集古像序

予既緝古聖賢刻本像一冊顧戴氏所畫帝王像四十七幅者雖未真戴筆而寫染甚佳予愛之適南昌黃生子才至黃以傳神遊吳越予謂其可辨此也因命臨寫而益以所無者十一人戴本有閩王李後主嵬瑱不足錄司馬懿梁昭明黜不使與漢高祖宋仁理宗之疑似者悉以石本更定之浹旬而畢亦頗足觀黃生謂予曰請得全冊悉繪之予欣然諾或曰古人遠矣其色之縮皆妍媸何所證據今乃欲以已意

爲之不幾於褻乎予謂周孔大聖顏孟大賢其肖貌在天下者固萬代瞻仰大儒如周程張朱名臣如諸葛韓范高士如嚴陵彭澤以至才賢如李杜韓蘇忠節如文山武穆皆有遺像留傳人間人所飮見餘則不免惟畫者之意爲之而固無害於景仰之心何褻也乃亟命黃生從事又二旬成則神采溢出儼然如見勝刻本遠矣數多於舊者九予益之蓋嘗入維揚而謁盤古之塚遊吳會而仰泰伯季札之高風與吳公子游之賢經樵李登胥山而思伍員霍光之忠出淮陰訪吳興而傷韓信李德裕之有功無罪至烏蠻

灘而嘆馬伏波之勦烈過梅關而瞻張曲江之風度
謂是亦不可缺者乃追憶其廟貌肖入之又讀李忠
定集陳龍川集而得伯紀同甫之像一欽其忠讜一
賞其才氣亦附焉不更益未備者缺其所缺無所因
也而不遂爲搜攬者勢不能也不去其可略者存其
所存不忍廢也而不推以及其可及者謂是固可已
也區區纂緝之意蓋如此

陽翁奏謝錄序

奏謝錄何爲者閣老陽翁先生自錄其奏謝語也奏
謝已矣而復自錄之者昭寵遇也旣成帙將付之

梓間出以示某某得而讀之作而嘆曰美哉泯泯乎
不徒言也予於是見

聖明知人之哲焉有以見

聖明待大臣之禮焉有以見翁事 上之敬焉有以

見翁感 德之誠焉翁早入翰苑侍 經筵日講爲

大宗伯司禮樂暨叅大政忠誠懋著誕被

聖明眷知委任隆重是故酬勞錫美 寵賚頻承日

益優渥翁感知遇每於拜受隨事奏謝莫不敬慎祇

抑吐露備見悃誠其 君臣上下一德孚契者如此

夫駢儷雖非文章之至而古人多有施於君上陸宣

公敷陳治道明揚典則於斯爲盛自夫眩竒侈博多以事贅砌輳勝而意脉微纂組工而本質喪雖韓柳猶未能盡去時敝至歐蘇曾王叙事渾成紆徐委曲斯爲大家數語陽翁於茲其亦有得於四子者乎故奏謝諸篇上足以昭君休下足以據臣臆有渾厚博大之風鮮浮靡浚削之意參之古集無媿焉孔子曰辭達而已茲非然歟是宜刻以爲後人式乃若翁前後建白賁飾 皇猷讜論嘉謀與他高文大作體裁備具風雅錯見炳朗輝燁自有全集茲特其一端云

方齒錄序

兩京洎諸藩士之登名賢書者復有私錄製往往殊焉方齒錄者辛卯應天同榜諸君子所刻也分方以列名隨方以序齒有字焉有號焉及其父母焉及其配焉及其昆弟焉及其子焉及其里居焉何詳且備也詳且備者厚之也是故由身以上則爲叙年雅由身以下則爲締世講及配及昆弟及里居無非敦契誼申久要厚之至也毅齋孫子曰是歲也予實與蜀郡虛山學士席公主試事道出淮泗之間而得異龜有巨鯉躍入予舟予駭且喜曰茲行也其有名士入吾網羅以副吾之所求矣乎及竣事則一百三十五

人者固皆魁偉宏博之器穎敏特達之才一時譽髦
士也逮上禮闈由壬辰及今凡六舉而獲薦者幾五
十人則固已盛矣而有沈子坤者辛丑魁天下有吳
子情者甲辰傳臚三人有李子春芳者丁未復魁天
下前是無有也不尤異哉獲鯉之缶斯其驗矣嗟夫
予以淺薄於諸君子無筆硯之雅聲問之及徒以場
屋三試之文而偶獲識拔乃諸君子不負予之所舉
黽勉不懈率克自奮而三子者皆振迅於十數年之
後雄鳴高舉使天下稱是科得人而予濫有藻鑒之
譽豈非予之慶幸哉繼自今出處固有遲速之數而

其用志要當無殊庸詎知不尚有幾人如五十人者
乎又庸詎知不更有如三子者乎則予之慶幸又何
如也抑又有以告諸君子夫由黌校而薦諸鄉榮矣
薦於鄉而舉於禮闈益榮矣舉禮闈而至於獲大魁
斯又益榮矣而甲科之外不猶更有大榮者乎乃若
策勛砥行偉然以德業名天下垂後世媲美于古人
斯則爲榮之大而豈非諸君子之事哉願相與勉焉
能無負斯語則予之慶幸又當何如也庸詎於諸君
子刻爲方齒錄序

同年錄序

同年錄者錄士人同薦於鄉者之氏名也士薦於鄉夫既有錄矣而復錄此者本厚也嘉靖丁酉之歲予與學士四明姚明山主北畿鄉試未幾諸中式之士葺有斯錄欲予二人各繫一言逮茲十餘稔矣於是諸士凡四上禮闈而獲雋者致五十餘人咸以是科得人爲盛乃今五十一年之仕於朝者復屢申前請予惟古云同年有昆弟之義夫萃異姓於一時何謂昆弟也而致其義欲如昆弟則茲錄之爲也是故鄉錄惟其名私錄惟其齒齒同者叙其月月同者叙其日合而觀之長幼秩秩則百三十五人者真昆弟若

矣匪直是也具地具業即鄉錄也具世具行即殿錄也不厭其重複不嫌其贅瑣而著其號列其子則又二錄之所無者必欲申鄭重懇到之意凡可以維持而繫屬而聯絡俾無至於忽忘者無不用其志慮遠而謀悉誼篤而情真將俾家藏而世講焉茲錄之意不其厚哉嗟夫歲月易邁回首往事如昨日明山旣已下世而一時同榜之人自今觀之何其不齊也夫其不齊者所遇異也出處遲速不能以一律茲其升沉之爲異而以昆弟視之則寧有異哉獨念諸君子以甲科致身將樹績於明時而拳拳往昔錄叙之

請久而益勤推是心也則居常而款昵睽阻而訊問
喜有慶哀有弔德相勸也業相贊也過相規也進相
引也至於拯危而扶艱存孤而恤寡一開卷之際蓋
有惕乎其若傷油然而不能以自已者夫是之謂昆弟
也必如是而後不虛乎茲錄也乃或泛然漠然猶不
免於忽忘若途人之相視則是舉無乃具文乎諸君
子之志孤矣

丁未同年齒錄序

嘉靖丁未會試同登諸君子刻叙齒錄成謂予於是
科有場屋之雅求一言弁諸首丁未距今于是五閱

歲矣而諸君子不忘於是舉也予因嘆曰諸君子之
用心不其厚哉夫同年有弟兄之義尚矣然試錄之
刻惟以名次爲叙而弗論其齒則少長錯置謂之弟
兄也弗協茲諸君子所以惓惓於齒之叙也惟齒之
叙則長長而少少真弟兄然諸君子之用心一何厚
哉雖然諸君子豈直於一錄之間少長之叙弗外也
吾推諸君子之意豈不欲同登三百人者於仕進也
同一亨達而無一蹇躓同一優裕而無一屯剝同一
焯顯而無一黯闇同一福履而無一困阨同一子孫
其昌而無有衰替同一存心之厚而無有自處於薄

者乎吾意諸君子之心其相愛有如是也雖然諸君子之用心固然然有不能以同者則有一致同之道諸君子其欲聞乎是故有可以自盡以求同者有不可以必同者先其可以同而後冀其不可同吾不知卒之同否何如也今夫諸君子俱有官守言責矣雖崇卑大小內外遠近不齊而莫不有人臣之義是則所以自盡以求同者故事君也而忠貞同受事也而勤勵同從政也而公正同臨民也而仁愛同持已也而清介同患難也而節操同交與也而道義同同一厚而不敢自處於薄同一慎而不敢自絕於天者

理而已欽崇允迪夫然後心盡於我聲聞於上自天估之吉無不利而諸君子所願同而不可必者將或有可冀乎如是則諸君子之願其少慰矣豈惟則然上而

聖明所以簡拔諸君子之意亦將在是而區區與諸君子有一日相從之雅其義可知矣乃或有宅心頗僻違道戾常自異於衆甚則敗名喪節甘置其身于不韙即何以言同於人而人亦孰肯與之同哉嗚呼禮貴始進終身為同諸君子既同於始矣而卒之乃至有不敢與人同與為人之擯棄不願同則其人何

如哉或又有以祿位為軒輊則亦淺之為丈夫者諸君子不爾也無亦過為之慮則斯祿其有深意矣乎乃若予者淺拙疎庸繆以齒先諸君子一日顧碌碌靡有稱聞今齒日向邁誠不能於諸君子共馳騫於事功則亦將請老明農潔身而退求盡出處之義以無忝諸君子所推先蓋久有志焉而未知何如也因叙是錄而并及予私諸君子其諒我乎

顧文僖公文集序

東江先生文僖顧公集四十二卷卒後其季子國子生天秩并家孫處州府同知應陽所刻也間問序於

予予受而讀之既則諗之曰孟軻氏謂尚友者當并論其世予與公生相先後且有葭莩之誼無俟論世然論人必先于其大斯集也讀之者當無論其製作而要當先識其大也予嘗惟歐陽永叔以文章為一代宗工然其自道乃謂政事為先而文學若在所後其言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斯言也予竊惑焉昔者聖人教人無一偏之務體用合一者固吾儒之學也故曰明體適用不可岐而二也審矣四科之目因其才性所近而成就異故各舉其所重者言自今觀之聖人之所教與群賢之所學可具見

也。由求游夏言論風旨，固在豈由求絕無文學而游夏絕無政事乎？嗟乎！可與語禮樂者，必其思通乎性命；識達乎天人，此文學也。而實施于政，可與語經濟者，必其才兼乎今古，量包乎宇宙，此政事也。而實本於學，茲非合一之道而奚其不相為用、不相為用則其所謂文學政事亦何足取，而豈通儒大賢之事也。故具大學術者，斯有大經濟；有大經濟者，必本於大學術。如是而後可以擅名於一代也。吾觀末叔之言固尔，而要其事業所就，則固嘗秉鈞軸踐台鼎相業，焯焯並配范韓，而文章之著超唐擬漢，文章政事比

隆並盛，則又何可以其言為據。而於二者軒輊耶？惟東江先生早歲力學有志，聖人之道其於文章追古作者，亦將學為今之歐陽子也。予不佞竊玩其文，固知公學之試其大，凡其應酬纂述、吟詠篇章，有關民情世用，無不說之明而思之悉，圖議政本，闡發大猷，向使其得柄用，則華國經邦必將盡行所學而惜乎弗究其志，不得如歐陽子之得參理弘化以潤色太平。此則若有遺憾耳。然公之文經濟具焉，可以興道致治於當年，垂法示訓於後世，彪炳烜赫，昭揭於天壤也。決矣是則吾之所以論公之大，至於文詞篇什

追古作而無媿者則固公之餘事而不俟言也嗟嗟東江生也志在經世則其於世道之治亂民生之休戚所以酌古而施於今者固已劑量於胸中邇歲倭夷寇亂憑陵上國塗炭生民歷三載猶未已使公而在目覩時艱必將流涕痛哭即古之安攘者運籌策以贊助當道一解吾民之阨乎而惜也九原莫作矣撫事懷賢其能無悵然也耶此予之所以論公者并在於是而區區之製作誠不足爲公覩縷也請以是序公之集何如

別駕吳公一齋先生詩集序

江西撫州別駕吳公一齋先生毅齋子承恩舅氏也賦性鯁直而剛世以醫爲業多活人功至先生家值困乏先生力貧苦學讀書無間寒暑夏月夜讀納足甕中辟蚊用力甚勤業乃成就以葩經中鄉試登成化丙戌羅倫榜進士先生學旣晚成仕亦艱得而賦性始卒不變初仕爲任縣尹轉滕縣陞擢漳州轉撫州別駕惟其伉直故多獲戾雖處上官亦無阿順意以是弗及顯大齟齬弗遂竟拂袖歸居鄉餘十五年一以徑直行語人多忠告語然面折人過不少恕至面頸發赤不顧雖達官大人亦弗多讓或聞有司有

侍政輒貽書質之由是剛直之名益著而人多不堪
然又諒其心之無他故亦不得少疵也先生練達世
故仕旣偃蹇弗獲盡用歸來分委諸子以田業御家
苦嚴每聞嗃嗃聲以故子婦俱嚴憚勤作業而諸子
力農者俱皆謹飭不敢有詖行日與其故人飲酒賦
詩爲樂其所倡和若過大僕顧以正甚莫逆先生能
飲多不亂承恩常侍側見其酒酣興發輒口占爲詩
嘗慕白少傅與皮陸二家之體故率口任意不事雕
鏤而剛直之氣有在嘗曰詩道性情吾亦道吾性情
耳可拘拘效人哉先生五子四女孫甥二十餘人享

年八十有四始卒矯矯矍鑠一強毅人也予昔垂髫
隨先君子官南都先生以公務至於先君舊交契誼
見予輒憐愛旋予頂曰佳兒也教之可成吾有女終
當婚汝即予亡室吳夫人也先生惟一子煥紹家學
爲學職仕亦弗振嗚呼先生沒矣蚤歲荷獎識許婚
配予昔兩上春官弗利先生曰此步決不可少吾仕
不通顯而幸免挫辱者賴有此耳然觀子器識固當
遠至惟勉之拳拳教愛予如此此恩何可忘也因循
未有以報念先生製作恐遂湮沒先生雖無心於傳
而傳乃後人之責乃與內弟煥蒐葺得五七言律詩

并古詩若干首授煥子婿少叅顧中立畧爲校正刻梓以傳少致區區後之論世者知前輩有剛直如一齋先生其人將必有賴則是集何可少哉

刻三先生詩集序

朱涇爲華亭巨鎮多好古博雅之士有以詩擅名者三人一爲王鶴坡氏名良佐一爲戚龍淵氏名韶一爲張一桂氏名冕鶴坡嘗志進取有聲場屋舉於鄉僅歷學職至縣令至龍淵終於布衣一桂少遊膠庠而多病弗果卒業三人者皆以歌詩相頡頏而各有所尚說者謂鶴坡雅志高古故好爲斬絕刻削庸腐

詔陶洗殆盡龍淵意氣豪邁故其詩超逸跌宕一桂慨然退脩故其詩冲澹古雅三人者之詩大都如此予自弱冠即已熟三人之名而向慕之鶴坡與予有葭莩之雅獨予厚嘗編其集八帙畀予而一桂亦嘗手錄其詩歌二百餘篇寄予都下二翁俱意有所屬龍淵雖稍踈亦嘗兩賦詩送予北上今三翁之墓俱有宿草矣而其後頗不振力未能刻又頃遭寇亂恐遂致湮沒念之愴然乃就予昔所得者粗爲選擇鶴坡作頗多不能盡刻而龍淵之作亦就其子文昌乞得數百首併刻之以附古人挂劍之義命曰三先生

集云毅齋子曰古云詩能窮人又有謂非詩能窮人
惟窮者則工斯言頗有槩於予心三百篇詩之準也
豈皆窮者之詞哉風雅頌並列而惟慰勞悼恤怨刺
感憤之語尤能動人若唐人詩之工者亦多遷戍下
第離別遠行之什故曰懽愉之詞難工而窮苦之詞
易好有唐詩人類非得志於時李杜郊島窮人之最
達而能詩者指不一二屈惟窮乃工豈非然哉三人
者皆弗遇於時故以吟咏發舒其抑鬱有感有憤有
怨有刺有悼有諷極其思致鑄肝鏤心闢詩家之闢
闢三人者即少自豐裕當未至是也窮而後工不於

三翁益徵哉雖然詩本性情而發於才才也者天之
所以付我不可強也非窮之所能限也李杜窮同於
郊島而其才之宏濶郊島所不得同也故李之作爲
豪逸杜之作爲渾雄郊島所無也故曰郊寒島瘦喚
吟憾蹙專於窮也三翁者窮以沒齒而窮不能限其
才故其昌氣偉辭時或發露蓋鶴坡龍淵爲尤龍得
李之放鶴得杜之蒼張雖少劣而歌行諸篇亦頗得
白傳之贍非郊島輩之一於窮也然則三翁詩何可
以弗傳哉予故刻之以永其傳焉

石刻十四駿馬圖序

易曰地用莫如馬利乘致遠莫過於馬垌野駉牝詩人鄭重則馬之爲世用大矣然凡馬猶易得而難得善馬漢武帝欲得大宛善馬勞師經年而後得善馬三則難不難耶杜子美詩有云當時四十萬疋馬識者嘆其才盡下四十萬疋而無一良信乎難矣夫古之善馬今旣莫覩特見於讚詠圖畫昔支道林有愛馬癖曰喜其神駿豈善馬必神駿而神駿斯爲善馬耶後之欲覩古之善馬者亦於支公所謂神駿者想像耳今世所傳周穆王八駿圖皆竒形詭狀畧不似馬世遠莫可考證曹霸韓幹皆以画馬擅名古今今

亦少見近世趙松雪畫馬亦入能品畫得神駿世以是寶之比有惠予宋石門氏所画十四駿圖宋方以画名吳中今亦未敢即擬之趙而筆力之勁健氣象之軒騰雖有馴猛之殊而皆髣髴所謂神駿者予愛之因各綴數言爲讚詠自漢天馬歌後代有作者李太白擬歌天馬固已稱雄杜蘇二公或歌或讚或頌鏗金戛石評者謂其妙絕聲動宮商予何爲者哉聊乘經史之暇漫成無益之戲耳因倩工鐫石摹榻裝潢之以貽好事備閒中清玩之一種云

孫文簡公集卷之三

三

孫文簡公讓溪草堂稿卷之三十終

